



1-4  
1666  
10



1888

11

卷之七

詞類、奏辭、雜記

李敬輿 記 會 在 嘉 慶 元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記 以 序

元 人 好 飲 以 史 文 致 於 王 事 自 京 師 南 郡 行 在

類 不 言 變 門 外 絕 見 友 人 太 學 生 陳 某 易 效 問 畢 從 容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之 法 正 矣 比 時 相 差 未 果 往 其 同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而 飲 日 東 散 官 方 領 未 有 館 舍 予 當 為

學大 0.85 家

門 44  
號 1666  
卷 10

少陽集卷七

附錄 贖屍記 詔敕 奏劄 雜記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於此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於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敘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心中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第 28.9.7 號  
藏書

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輒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怪怪但未知罪之輕重巨因偕大方就卜於日者孫黜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邪此人自得罪名不相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成於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奔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邪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眾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殯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

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邪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歿勁節莫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屍去猷卽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痔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痔屍何在遽指二土堆曰此卽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右趾間有癩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館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尙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

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輒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巨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賚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巨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尙容啜少飯否吏許之卽會又諭之曰叟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

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歿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輒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尙書葉夢得上陳東歿事劄子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尙書葉夢得奏臣間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於陛下卽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權以竊朝廷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擅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幸使陛下受拒諫之誦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攷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歿亾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

少陽集卷七  
三  
澈之抱恨投地不及日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爲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案歐陽澈字德明崇仁布衣贈祕閣修撰澈享年三十一環溪吳沆哀其詩爲飄然集三卷會稽胡延晉遠取其所上三書併刻之臨川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

曰管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其鄰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旣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案是年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職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旨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書門下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事人將布衣陳東寘於極典

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  
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祕閣修撰仍與兩  
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  
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省勅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勅故贈承  
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  
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櫻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  
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為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卒  
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籀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  
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  
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  
攷古知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愧而有知享朕茲意可

依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闕 中 闕

中 書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參 知 政 事 庾 事 與 求

參 知 政 事 與 求

權 給 事 中 殷 復

中 書 舍 人 居 正

都 事 呂 安 道 申 時 受

右 司 員 外 郎 晏 敦 復 付 吏 部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  
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處州清流主

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右

僕

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臣文

參

知

政

事臣炎出使

參

知

政

事臣克家

尚

書

闕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之奇等言謹擬王

植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觀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

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感激臣謂宰輔菲材誤國  
亂政求之自咎豈可容誅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  
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  
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為奠祀之  
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隳  
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  
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靡注意之求專任抑成  
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  
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  
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  
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  
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  
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歿事非



陸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欲甘心於潛善伯彥之  
日久矣今陛下尙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  
思延頸受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觀君親  
伏乞聖慈特垂睿斷

翼案此劄所云則此時黃潛善當已死及觀宋謝伋四  
六談塵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  
以啟謝廟堂時相作答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  
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態太學叔雅詞也則潛善生  
時已嘗復官矣謝伋談塵載此語當時必以爲工不知  
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黃坐此  
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此  
之爲妄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塵世不知有此公膺崑  
瑣也

周暉清波雜誌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  
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  
事甚悉死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  
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  
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者  
歐陽澈撫州人上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  
各贈承事郎并與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枉之意可  
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  
炎三年又恐張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  
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  
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狂虜犯闕請質二子二  
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一又有進士

徐暉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間

周密癸辛雜志

嘉定十四年賈涉似道之父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管陳東以直言而歿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歿二公皆太學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咄咄相呼僥倖恩賞冀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何所望哉

又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

搬取舟來

翼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溫序節段秀實笏同類而並觀之

戴埴鼠璞

靖康孫覲論太學生陳東誘眾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寘諸極刑覲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瑛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理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瑛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文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瑛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閔爲懼不欲伏闕卻不以言罪人

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苒布衣爲身  
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  
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翼曰莫須有二字岳忠武之所以死也而秦檜實文致  
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覲張浚實  
從愆之且浚之以慧心而僨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  
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清熙間議高宗配享洪  
景盧舉此爲浚罪迄不得侑會快哉容齋此舉惜不白  
少陽之冤而併案之也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  
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誅之並

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  
誅國十罪

畢沅續資治通鑑補

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  
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青梁師  
成陰謀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  
貫又從而結怨於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荆開邊  
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  
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  
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逃  
邇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  
監司州縣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

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暉是京子攸妻黨貫昨討方寇  
市恩亦眾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  
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  
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  
扈從上皇如毫度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間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侏  
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尙遵復爲蔡京童貫朱勗  
等挾之而去迨至泗州又託傳上皇御筆令高侏守禦浮  
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  
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  
凡百餘人間侏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  
泣下意若有所言者而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  
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

朝廷有陛下何爲尙不忍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謀而  
然邪師成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  
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廷試賜第仍令備  
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富商豪子每名  
所獻至七八千緡又翔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  
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師成之  
惡如此而至今不去羣賊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  
胡可得哉乙未詔彙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授彰化軍節  
度副使遣使臣押赴貶所行至八角鎮賜死初王黼嘗爲  
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道  
君東牽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畱京師至是陳  
東疏其罪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死

己亥太學生陳東牽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李

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  
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  
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  
爲執政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  
敗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  
事之臣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實朝廷根本無  
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  
知割地之後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改盟否也竊思敵兵  
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  
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來變亂雖欲遷而都  
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  
長久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  
於流涕咸謂不日爲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

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种師道  
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  
彥退朝眾數其罪謾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帝令中  
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毆者眾闐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  
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  
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眾猶莫肯去方搥壞登聞鼓  
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魯天子可乎胡不  
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  
欲毒毆之時雍逃去殿師王宗澁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  
乃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  
綱後期眾鬻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  
請煇帝卽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  
俾出外宣諭眾又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乘車而至眾寒簾視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牽臂喏而散  
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帝聞  
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  
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  
章凡三上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會澈亦上書詆用事者其  
間言宮室燕樂事潛善密啟誅澈并以及東東始未識綱  
特以國故至爲之歿行路之人有爲哭者東歿年四十二

葉紹聞四朝間見錄

嘗得陳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  
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頃卽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蓋  
東漢人物也

盧憲嘉定鎮江志補

陳東自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意在太學時嘗因大雪  
與同舍生飲初筮齋酒酣約聯句爲樂公獨爲古詩一篇  
曰飛廉彊攪朔風起朔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  
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  
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  
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  
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閒開陽闔陰不作難使驅飛  
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  
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遭埋沒乾坤  
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應費掃除功之句被收之日視歿如  
歸則東之志操此詩見之矣道熙聞守臣祕撰耿秉判免  
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兮百身尚何較於田稅猶將宥之  
十世甯不念其子孫

少陽集卷七  
至順鎮江志 補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舍法行貢上庠宣和以來羣僉用事蔡京梁師成王黼童貫李彥朱勗天下指爲元惡凶穢赫然無敵擬議靖康初東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六賊乞正典刑六賊既竄宰相李邦彥輩皆欲與金議和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欽宗嘉其忠命官不就而歸建炎初召赴行在即日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未及陛見輒三上書論時政宰臣黃潛善汪伯彥怒誅之高宗南渡大臣有及東灰事者贈承奉郎仍官其子駕卒建康經其鄉令有司致祭賜其家五百緡紹興初復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與兩資恩賜官田十頃以旌其忠

莊仲方南宋文範 補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欽宗時貢入太學嘗伏闕上書

請去蔡京梁師成李邦彥朱勗王黼童貫而用李綱高宗卽位召至行在又劾黃潛善汪伯彥爲二人所構論灰後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東以忠義之氣發爲文章有靖炎兩朝間見錄少陽集

墓碣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灰闕下高宗悔悟其忠修理祀事每歲寒食郡爲上冢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肫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祖過丹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撰陳公神道蓋先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敕及公遺像授其族人藏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謨公行實刻墓上正德八年郡守林魁表之十四年巡案御史葉忠立祠嘉靖十四年督學使

者間人詮邑侯來汝賢爲增秋祭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  
裁革識者嗤之

墓攷

至順鎮  
江志

修撰陳東墓在上德鄉桐村初東以言事忤闕下高宗悔  
之修理其祀事每歲寒會郡  
爲上冢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宗族酌飲甚厚景  
定中大資馬光祖過丹陽卽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撰陳  
公神道彌甥馬光祖書光祖母葉氏括蒼潘甥也  
初東女適潘好謙好謙之孫妻葉氏生光祖也

岳珂程史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  
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  
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爲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  
向闡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  
撫房於是時事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案視回乃

沒其實以不害間天意遽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率  
固燕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  
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  
餗賜罷迹其媼阿患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度僚時矣遺臭  
千載言之拂膺

翼案此論黃潛善巨而附記於此者以見邪正不容並  
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也

論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度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  
先生順之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  
二像蹠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  
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平泉曰一祕閣修撰何加  
於陳少陽盍易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



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八年於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歎詔旨諄切若此

翼案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於辟雍政和三年朝廷化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臥以俸進力辭不受靖康元年先生伏闕上書欽宗敕旨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生正錄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先生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歿已屢得官不受竟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贈為榮哉翼以為尚論先生者當論其大節區區浮名何足掛齒牙間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盡忠錄八卷補錄二卷 刊本

右宋朝奉郎祕閣修撰丹陽陳東撰東於欽宗時率其徒伏闕上書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又上書請留李綱高宗即位召至行在上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澈怒高宗與澈同歿於市此盡忠錄所由名

少陽集卷七終

順德龍鳳鑣校茱

知服齋叢書

少陽集卷八

附錄 哀詞 贊 挽詩

哀詞

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  
 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  
 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所去  
 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廢  
 綱而留臣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  
 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  
 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  
 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  
 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卽  
 晉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邪曰斬之矣翰

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彥懇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神威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聞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壽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迹廟堂者哉設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間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櫻鱗犯上故深禍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爲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壽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係據中原無爲渡江

之計金陵之讖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壽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於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灰坐拂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已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於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辭使後之人有攷焉辭曰被袞繡兮迷國躬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會懸兮震怒社鬼哭兮淒悲委陸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聞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兮安危慘一

朝兮曷故殘二十兮不疑賢相遁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  
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鼓眾兮  
為奇嗟仁聖兮本心被蒙蔽兮飾非知名惡兮委遠云睿  
斷兮若斯彼明日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大權竊兮自蓋  
陰機杳兮莫窺後報簡兮何人尚有攸兮余辭紹興四年  
十二月中澣

讀許右丞哀辭

鄂國劉相

并州夏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開  
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與言扼腕微有傷吾祖  
咎違卹緯計屢以直論干君王讒諛弄國賢者避禍福相  
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既爭  
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卻識耆輩矣  
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益私曲誅奸發德示後

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臣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恩  
紈蘭袖出承命帖猶牽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宥十  
世已往未為厚況今公議方大明叩天大叫君無後故人  
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報鞭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  
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  
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狸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腕於時陳  
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會者憾之幸以忠歿未幾天子  
感悟越等加卹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會者誰上誤  
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  
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辭一篇備言歿事專出肉會者  
之意及觀責尹之辭則反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

已之義微許公之辭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著是辭未敢  
誦言於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  
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辭寂無傳焉後四十年  
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彙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  
日出示季狸曰進之將以是鑷諸石子盍爲我識之季狸  
矍然驚曰是辭之不亾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管張  
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奔韓退之  
序之於後今此辭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會者之  
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  
比詎可祕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狸乃述其所以然以告  
來者云乾道六年九月甲子

讀許右丞哀辭

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也其言也訥其著易春秋論語訓  
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僞究其本末詞  
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玉山汪  
應辰書

間公率太學生伏闕上書六賊遂退天下快之少陽  
猶以後書論李邦彥白時中等言不用拂衣去近  
傳太學赴闕上書是歟非歟非山林所得知獨怪  
朝廷不用其言諸君猶苟安於學豈以靖康時事  
視今日緩急異邪爲賦五十六字以質同志

劉宰

少陽一疏折羣奸拂袖歸來日月間誤國小人猶法從  
語叩闕諸子自賢關是非頗亦通千古義利那能立兩間  
若向西湖浮畫舫好傾卮酒酌孤山

書遺墨後

劉宰

少陽集卷八  
贖灰何由可百身遺書猶足警來人當時珍重千金子此  
日淒涼一窖塵

像贊

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閭恨不手鋤奸佞今雖灰垂紳正笏生氣  
凜凜奸佞者盍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挽詩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賜秩典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著  
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  
憤懣誠昭雪九灰南阡豈自傷  
屢將鰥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君論盧杞恨  
無慶忌救朱雲灰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介  
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韋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匪函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  
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谷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  
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  
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賦大招

挽詩

趙時黎

敵騎管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議甘飢餓遂令  
九廟尊冒沒在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諫議  
公屹若頽波砥叩閭斥時宰不惜用一灰此灰不足道間  
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廈於時不可耳使早定大計何物摩  
壁壘可憐紹興間賻贈官其子我得覩遺稟感慨容已矣  
千載凜如生作者書於紙

挽詩補

張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灰  
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煞倚門人  
義氣衝星斗忠謀款帝閭無心干爵祿有意鎮乾坤遠墮  
儉人手何慙烈士魂茅茨豈潛德千古合名存

挽詩

何元泰

在管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  
塵丹展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薇郎

挽詩

王之埜

孤忠浮動墨琳瑯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阿護未  
多故笏是甘棠

挽詩

葉忠

書生灰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秩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渡

成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神羊解觸邪豈識布衣賤無劍請上方而以頸血濺灰者  
得瞑目生者何顏面嗟嗟黃潛善嗟嗟汪伯彥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灰亦慷慨墓門  
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狂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掬春兩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真直氣  
塞蒼昊遺風振峨岷為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顧我懷秉彝千秋亦王李祠以  
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曷有紀

挽詩

潘之彪

舉國和戎輒與爭誰知敢諫屬諸生上書不報知無濟有  
舌長存灰亦榮

挽詩

吳澄清

讀公遺疏想當年義膽忠肝氣凜然賊誤朝家盡誅斥臣  
關社稷獨牽連縣庠屢拜先生像越里相逢後裔賢畢竟  
固知多必大待看接踵佐周宣

挽詩

虞素琴

金騎南來困莫蘇全憑國士獻嘉謨任賢不釀蒙塵禍斬  
賊方紆割地快何意蒼天傾北宋恰教彤陛徙東吳從容  
就義渾閒事畱得遺編字字珠

誰憐趙宋邁奇殃太學名儒欲斷腸制敵先教鋤亂賊愛  
君尚請任賢良八書就義風裁峻九詔旌忠姓字香耿耿  
丹心如烈日至今猶自繞汴梁

題少陽祠三丹亭

蔡沂

生同國色原無主血瘞江南始有家千古忠魂消不得東  
風開作故園花

謁祠

姜兆錫

九鼎誰教易一毛獨封諫草叩南朝可憐碧色萑宏二血長  
與青虹薄絳霄

謁祠

楊應詔

長劔俯巖阿危樓覆晚波獨來閒弔古傷感復如何社稷  
誰九鼎乾坤失兩河向來憂切疏忠憤見君多

謁祠

王用賓

荒祠遺野渡每過一停驂古砌橫殘碣空庭下夕暉溜沙  
猶諫草風木自忠威憶管東臺吏能無愧布衣

謁祠

健菴道人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壽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憤倚  
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



陽煙雨暗湖天

謁祠

陸深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東風元不管興亡誰無一歎何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當日  
上書多輟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謁祠

張珍

宦休重謁少陽祠水色山光悄四圍碧草尚含亡國恨寒鴉空帶夕陽歸誰憐逢比身先逝獨憤汪黃事已非一覩遺容凜正氣西風吹淚灑征衣

謁祠

姜士昌

出岫何煩羨入林管賢遺廟此中尋公車輿櫬原奇事履啣櫻鱗總素心宋代和戎多覆餗古來歎諫幾青衿壁間柱史遺文在牘有清芬畱至今

壁有葉侍御奠文

謁祠

丁鴻陽

重湖落日抱城陰立馬荒祠淚滿襟三疏不寒奸相膽九原難化諍臣心江聲咽恨兼天地山色含愁自古今一食餒千秋生氣在蒼松翠柏共蕭森

謁祠

沈德潛

宋代園林草木荒儒生祠宇獨靈長堂堦日落松杉冷奏疏霜寒史冊光肉食自來輕社稷草茅終古係興亡知公地下多遺恨南渡君臣負李綱

謁祠

湯寅

痛哭煙塵結未消已聞艮嶽草蕭蕭豈知翠輦終三竺尚訪丹陽是六朝柳葉湖深低有廟鷓鴣聲急去無橋一龕燈火花如雪莫問西泠渡口潮

汴水繁華記管年何堪北望淚潸然眼看中土逢鯨鯉心

少陽集卷八  
八  
憶羣臣拜杜鵑花草寒泉還過客衣冠春社有先賢荒祠  
寂寞遭風雨不道冬青更可憐

謁祠

荆 摺

神霄良嶽事堪傷泥馬南奔勢頗張九域已淪惟楚越六  
奸纔去又汪黃祇畱公論存膠序不道誅夷到國良俎豆  
千秋垂不朽歸樓高鎖尚飄香

拜墓

潘之彪

敢諫曾傳太學生千秋葬骨有香清汪黃權譎今何在輸  
卻先生一歛榮

拜墓

張九徵

宋代園林秋草邊夕陽遺址尚依然松杉剝落英靈在父  
老悲吟疏諫傳彈指已成厓海月傷心莫話靖康年宗公  
邛墓遙相望兩地忠魂泣杜鵑

拜墓

孫應奎

太學清風志不辜官教流毒遍江湖已知誤國奸臣忌直  
把擎天大義扶諫疏千言心懇切忠誠一旦血模糊遙憐  
夜月英魂杳露泣秋雲隴樹枯

拜墓

陳 表

仰止如神湖上過水光風靜起漁歌捲旗未可終忘汴立  
馬緣誰不渡河人骨遺奸還紫閣經春荒塚有青蘿少陽  
頭斷人曾續錯認同舟視此何

少陽集卷八終

順德龍鳳鑣校琴

少陽集卷九

附錄 序 記 墓表 祭文

盡忠錄序

李大有

大有管侍先祖道及祕撰事云祕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  
 乃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畱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  
 最後指陳兩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  
 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  
 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澈上意高宗亦欲薄  
 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卽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  
 高宗聖訓有曰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  
 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橐不傳於世而大有家藏少陽  
 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  
 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二條

揭諸篇首鉅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爲之歿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奸譎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歿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案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歿於二人之毒手也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無知其冤者則祕撰之歿天子旋卽悔痛累詔褒贈至今間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歿且不朽視二公其卒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祕撰所得其歿者姑

採摭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歿其後歿封疆歿行陣歿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所自盡忠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願諸臣皆歿於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歿於奸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巨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懼不日遷都則日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讐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歿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虛中原不左袒少陽歿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己於戲古之以諫歿者逢

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尚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於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成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眾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奸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諛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立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之存亡在呼吸間救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言出而歿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祕閣修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

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晉唐何蕃叱六飢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以不書於是乎序正德十年夏四月朔日

一二賢堂記

陳 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於制行而同於立教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爲奴比干之歿而夫子目爲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教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

少陽集卷九  
三  
悉關世教慶厯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讜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輒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任與宋敏求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啟甯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污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蓋公優爲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稟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廷以聽聖語公之意蓋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命於君度幾調娛子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宰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時則有若處士蘇公樂於肥遁而不肯爲時一出又嗣是而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撰陳公

激於忠義而獨能爲國一死夫處士蘇公之孫也乃祖功在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諸老與之游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鷗詠自娛徵書屢下高臥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者修撰公則異於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譽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斥爲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於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幸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同於知道方修撰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後湖實懲思之若高宗之於二公則

少陽集卷九  
四  
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六飛南渡仄席求賢間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召三及其門紹興四禩間修撰公之歿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無負於二公矣余自佩礪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其生晚魏公本溫陵人以子京宰丹陽迎養官舍於邑治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爲奉公之所後人目爲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尙存子孫因占籍焉修撰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魏公於是堂而以修撰後湖二公侑春秋於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魏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修撰公諱東字少陽寶祐丁巳三月

祠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奉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景秩令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既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歿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副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寘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卒而歿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

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卒進者多公嫉  
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詩列且第賞公辭弗  
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  
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  
蒙已成堆積勢漸費埽除功其他賦詠率多做此意靖康  
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  
等誤國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書相繼  
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  
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稅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  
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沸鬱至是間公等言歡呼和附  
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李刃公殿帥  
王宗漣亦以兵會鐵鑼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  
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楙李稅諷學官

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斥公言蓋  
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命以官少宰吳敏  
亦繼有請敕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  
吾志拯宗社之危願以爲己利乎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  
拂袖歸鄉里是歲復舉於鄉會京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  
步之艱臥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  
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旣至以宰相黃潛善樞臣  
汪伯彥主南卒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二  
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卽位未十日而招一  
韋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  
彼不以負恩議我則曰敝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  
者自靖康伏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  
孟庾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於辟



同時輒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辭謂黃之力居多方被輒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未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爲殮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於家時人高其義公歿而事寢間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於散地引咎自躬選賢於眾用能盡屈羣策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爲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又古者孔顏孟未奠位學者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歿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

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爲之記某聞而歎曰管人有言歿之日是非乃定若修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於百年之後況當時縮紳於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公非與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於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於右

祠記

邵一寶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欲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其時以戰鬪歿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歿者戰鬪歿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歿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祕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歿

所以至於今數百餘年而痛憫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爲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於靖康之時則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之重於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尙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懼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日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略直道正氣乍用遠罷祕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之下大難五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黃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歿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

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歿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歎高宗間於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蔭車駕道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於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爲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忠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詔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臺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歉且

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令有司改而建焉時邑宰武康朱公方旣以憂去金壇宰南充任公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合陽趙公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攷葉君還朝趙公亦以憂去越三年今大尹上蔡張公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公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僂也遂命以記屬之於寶寶欽慕祕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葺爲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榜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中爲三間二廡像公其中葺爲露臺立金鑄汪黃跪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爲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

詩蓋趙公狀云正德庚辰三月

清忠祠記

姜寶

春秋時季子以邦君介弟讓國而至延陵其操行與夷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公少陽上書論事捐生以濟時艱有比干諫歿之忠焉兩公竝我邑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不僂邦人瞻仰茲邑父母章南周公旣遷雲陽驛於城外虛其舊驛之廳請於撫案學三臺位置兩公神主將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余爲記余思季子固賢者孔子謂其葬之有禮以有吳君子表其墓若春秋書札來聘自是卽事而書初何嘗有貶黜意胡康侯著傳以名札爲貶辭殊非聖人本旨至謂其辭國生亂而聖人於吳亂數十年葺不應先定其罪此尤千古不白之冤不可以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憤國事之非鋤奸保賢請決親

少陽集卷九  
征壽後書凡八上忠讜嘉謨高宗惑於奸佞竟與歐陽生  
竝寘極刑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於敗其忠魂迄今未  
招亦不可不申理也噫嘻令人以身徇利貲百萬曾不拔  
一毛視季子延陵之逃無忝首陽之餓眾人皆濁而獨清  
其賢否爲何如倉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僂身圖視少陽  
身未在位卽能憂國忘死媲美少師眾皆負主而獨忠其  
賢否又何如余嘗慨慕二公言於壽令驛當改置城外祀  
兩公於其中以風後來有志者終因循莫應而周公一聞  
余言卽銳然爲之其可謂難矣余以五十金助建驛丞新  
衙請其舊衙之小房爲清忠會所將來與二三同志聚講  
其中度幾景仰壽修矯世污勵臣節以效法二公之一二  
輒蒙公許可併給官田二十畝以入祠中資聚講者之公  
費公優調吳門方去我邑遮道攀轅歎慕不置其尤可爲

難矣因并爲記一以追崇先哲一以興起後人其一則又  
以永揚周公之盛美云萬厯戊子十月朔日

祠記

虞素琴

晉宋祗中衰金人入寇越塘少陽陳公以太學生上封事  
忠義性成捐軀不悔未幾高宗南幸追憶公言屢下哀痛  
之詔榮其身及其戚屬旣賜錢復賜田永報以馨香俎豆  
甚盛典也而屈指數百年來構祠不一其地作記不一其  
人郡庠西序大節祠宋漫塘劉公宰記也而明府尹姚公  
堂則有潤州先賢祠記焉縣庠東序三賢祠宋太守陳公  
墓記也而明宗伯姜公寶則有雲陽清忠祠記焉至公崇  
祠在本邑始自故明正德朝監察御史葉公忠代巡南直  
特欲祠公緣五聖不列祀典而廟故在北門飭邑侯改建  
金鑄汪黃跪伏像祠成製文以祭題有歸樓五章繕列三

丹亭上維時撰碑記者乃無錫邵公寶也葉公又崙疏題請公祠官建官修併令其裔襲祀生制曰可無何時至崇禎祠漸傾頽守者他適而汪黃像竟被草竊矣及今日益圯祠宇僅存三間康熙初越塘有鳳詔鳳忠諸公會族人公議欲請發帑未免遲延因捐四百餘金購小東門舊宅氣象巍巍規模宏敞遂移公像於其中呈巡撫慕公咨部以爲官祭崇祠將萬歲千秋公魂魄猶應戀此今因黎安君屬余記此祠原委而申以數言曰君家修撰公盡節遺腹得男不絕如線奉天之報施不爽奕葉雲祚號稱極盛而越塘一派尤有主鬯之尊繼自今入公之廟拜公之神君必進合族勛之皆效法公之爲人則九宗之孝愈隆卽在天之靈益慰言訖黎安君曰旨哉斯語實獲我心亦家先祖所爲首肯也余不文有忝宋明諸先正而慕修撰公

忠義洵能興起後人是爲記乾隆二十三年戊寅麥秋吉旦

墓表

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撼於九原者宋季儉王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自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攷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愆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牽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國家之恥不可以

少陽集卷九  
不雪宗廟之尊不可蒙腥羶衣冠之化不可易左衽深憂  
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成度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也  
而家國存卽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國無血食  
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之  
下也魁爲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倦倦泣下者屢矣  
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  
邱隴謂墜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於  
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呼文山峨  
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  
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墓銘

胡天游

宋辟否德天柄墜宗陽光淵淪陰疵晝蒙六八奸釀盾一朝

潰癰少陽精誠椎擊殛凶鳴鶴未羹虎豹復崇無斬馬劍  
斬佞決聰無擊賊笏擊奸觸龍徒礪心刃磔回舌鋒扶忠  
不升疾邪殞躬嚼齒握介望闔九重正衣東市歸何從容  
夏六百年常噓凜風靈魂無朽英颺浩空森森歲寒宐挺  
柏松一杯永標齊於華嵩

祭文

葉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案  
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宋修撰陳少  
陽先生之靈曰唯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無  
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廷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赴難  
惟以取義輿櫬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亾公忠則遂  
精貫白日氣塞宇宙逢干與遊斧鑕奚避視彼汪黃穢若  
狗彘決此江流難浣腥膩君心尋席存歿哀馳如隴斯開

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高風今經故地  
作廟妥靈永修祀事新宮翼翼漕渠泌泌千萬斯年有虔  
無墜茲當落成潔陳猷哉公其來歆鑒此誠意先生舊無祠直指葉  
公從太學生孫育請改北郭外五聖廟祠公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少陽集卷九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少陽集卷十

附錄 題跋

跋遺事

劉空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闕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  
多不能自全茲何理邪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  
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蹈殺  
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觀察  
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  
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賚  
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壽日保寵輩泯沒與糞  
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灰矣四明李嘉仲當  
凶奸焰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

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爲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卽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於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旣爲哀辭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跋遺事

孟忠厚

嗚呼士有不受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下言爲天下歿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若有意於中興乃不啟吾君之心使畱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

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歿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歿矣吾心無日矣

跋遺事

劉天桀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官都省甘爲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歿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歿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嗚呼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爲公斂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歿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



定癸酉臘日

跋家書後

陳子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  
 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  
 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  
 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  
 嫌疑力請誅極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  
 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家中區處家事纖悉  
 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  
 不可裝背一日其婿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  
 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  
 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  
 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

節固已託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  
 磨滅謹用刊之於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  
 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紹興十二  
 年夏四月望日

跋行實

李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  
 陽澈罷李綱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  
 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  
 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合  
 有司常存卹其家丙子詔求直言攷其年月兩詔皆出大  
 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為兵部侍郎自揚  
 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參知政事樓公嘗  
 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

少陽集卷十  
三  
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爲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爲丙子所草高宗不以爲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蓋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警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壽一詔則修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翼日也罪己而勃興於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於以見修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

跋奏議

楊邁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煽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臺弗著非闕典歟迺取奏議手帖刊之於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

卹之詔冠之篇首於以明公之歿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跋奏議

樓璿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歿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側擾攘之初祗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輿觀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歿然其人歿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歿而後行其爲舉世之利今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歿也方野棄屍首憮人虎視無不遠迹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蓋義不避歿亦少陽之流亞也

跋奏議

胡攀鱗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

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  
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  
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  
稷概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  
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  
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邵安撫墓誌經略錢待制所撰神道  
碑并范制參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爲書其後一再披味凡  
公之忠言謹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  
竊一辯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  
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豈待  
予謏聞附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篤  
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爲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  
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互萬世而不磨昭乎日

月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仙  
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謫文菲不能自爲臆說謹據聖賢  
之言以識古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修撰流光不朽固矣  
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跋奏議

樓鑰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  
身非能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  
炎開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  
無言責於己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闢賊子極  
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  
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  
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  
雪鑰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觀公書一識

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旦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觀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脚

跋奏議

泰州野人

予觀王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宏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爭卒夷偃族則疇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卒時賓客以千數歿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宏之居相位內深忌雖同時賢者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懼其害況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宏右而數誦其議宜乎必陷之歿地也則人主有

好賢樂善之心而爲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王父偃者旣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宏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邪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達於上而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奏議

周 鏞

言事有三大臣得主旣深投機半語效歸隱密卽不然而去就之間天子或改容焉諫官論列極忠盡愛行焉非功不行焉非罪要其職而已至若布衣之士情深報國同夫人之不言不忍同夫人之言益不忍一朝犯天子之甚謹嬰奸臣所極痛有進無退有歿無生嗚呼斯爲難矣少陽陳先生諸封事旣昭昭日月矣而畱李綱一事金人解去

爲功非小然使少陽以是見非其志也迨與歐陽澈西市同歸而區畫諸事一一如平時於斯爲見少陽也夫少陽志在必死觀其壽後言誠非欲生者然潛善輩力以死相中而高宗亦終不欲生之嗚呼潛善高宗可謂玉成少陽志哉悲夫少陽吾潤丹陽人也大江外注長湖中滿少陽在焉嗚呼孰謂吾潤少人哉

跋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夷裔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興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宐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嘗罪一言者是宐忠言嘉謨日間於上羣

臣萎薊飢餓媼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閭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壽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嘉定十五年四月朔

跋第三書

劉宰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三書家具有之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禱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第三書公所坐於殺者其辭旨鰥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豈光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畱以爲家寶邪公之就逮應天也爲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爲壽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甥孫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旣以爲公惜諸稟以遺書之亾而卒此稟之

存因公四世孫煜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  
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間之惻然諸稟或  
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申澣

跋弟三書

邱應雷

讀陳修撰奏議聾瞽者知其效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  
弟三書稟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尙何敢贊一辭涓  
祐己酉仲春

跋弟三書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歷詆  
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輿載  
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涓祐庚戌  
自潤改轅歸寓公里公孫示余伏闕書稟肅容拜觀使人  
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值臥疾遂

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界江右憲辭不獲請泝江而  
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爲遺稟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年餘  
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  
聽其所之意此稟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  
推至灘噴間不然則爲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  
義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  
乎人乎敬爲之書於卷後歸璧云

跋弟三書

朱承祖

魏徵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今觀殿撰陳公建炎間以布  
衣叩閭斥權奸至於殺身殉國願爲忠臣者也吁自古諫  
而灰者豈有比于後有殿撰公可不謂之忠乎後之在位  
者宜有鑒於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

跋弟三書

高世奇

世奇生爲太平民自齟齬時竊聞父祖話靖康之事毛髮  
爲之寒凜旣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  
之氣聞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闕讀至拂袖趨府神  
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歿  
或重於泰山者千載之下於陳公見之矣冥鴻子高世奇  
書

跋弟三書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稟愛君憂國之誠言言剴切雖鼎鑊在  
焠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

跋弟三書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金虜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是時  
蓋殿撰陳公旣歿之後也好臣誤國寘公歿地自謂可以  
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

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迥生於  
忠簡公之鄉獲覩忠簡公眞蹟多矣獨以未覩公之手澤  
爲恨迺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煜以公之  
建炎弟三奏稟示予愀然曰此公之所以歿也嗚呼公雖  
歿於東市忠簡公亦歿於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歿  
猶不歿也彼汪黃秦者獨不歿也邪感歎之餘竟書其後  
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

跋弟三書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  
諫議以布衣叩闕抗言於羣奸吐酸萬喙皆瘖之時徑以  
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稟凜凜猶有生氣然足以使  
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戊午楚  
節旣四日

跋弟三書

許炎

此稟思陵殿舟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頓回則輿觀自隨之事豈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歿於此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跋弟三書

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立廟堂居闔闔則必誓歿城郭誓歿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己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歿爾爲社稷歿爾二子烏能歿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譏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焉

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見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言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弟三書

祝允明

陳公一歿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畱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奪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甯初奏之誤宐從後說卽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輿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囁絕近計觀此稟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稟書八月二十五日案其日卽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眞善處歿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歿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



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度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后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俛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日記

跋哀詞

補

周必大

陳少陽之歿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聞壽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

跋遺藁

潘彙征

管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闈過曾大父劇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閩氏而遺墨亾矣大父清齋老人

記宣和以後事為詳猶喜言壽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向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藁見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甘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歿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閒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跋遺藁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於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修撰孫枝不固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可矣

去陽集卷十  
孟行乎

跋遺稟

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  
決以爲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於杭因循今百餘年  
金亾於鞬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爲疑慮時  
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稟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  
歎云

跋遺稟

黃震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孟博  
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  
可強今觀少陽稟及其臨歿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遺稟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

九歿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  
陳公奏稟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靖康之  
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炎濼陽之書人所不  
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歿吁公爲國謀爲天下  
謀爲社稷謀未始爲身謀也公旣殺身矣爲國者當柰何  
此高宗痛於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  
之奸俱得保首領沒於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  
憑藉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  
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於人謀之不臧以抗言  
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執筆  
收泣爲其孫煜書於奏稟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跋遺稟

陳垣

垣曩爲括倉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於潘氏潘氏併

以公像為贈揭座右朝夕景仰蓋常挹忠靈於凝定之境  
來司右臬公孫煜攜奏稟相示齋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  
於筆墨之間因思墳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  
後為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  
益重有感云

跋遺稟

羅 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  
月望日敬觀

跋遺稟

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管賈諛之言不用  
而主父能用之閻公之稟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  
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稟

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  
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  
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倚角則二聖當不致  
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  
政未立虜政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  
浙蓋嘗以河南歸種況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  
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  
會會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馳  
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為  
太學生力疏其奸輿輓自隨歿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  
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度事草創首與太學以卒多士今百  
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儉王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  
敢言時間六館諸生叩闕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儉王陰

少陽集卷十  
有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蓋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稟而重有憾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跋遺稟

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甯儀行父輩爾其殺洩治也固宜嗚呼金旣亾矣而濰陽之郊百年之下獨仰悲風爲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創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跋遺稟

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況諫議陳公邪敬觀遺稟直筆如生又重爲之三歎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日

跋遺稟

桂如虎

建炎閒二奸佞之論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於臺臣實修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稟重爲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跋遺稟

任哀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稟乎嘉熙改元孟夏後

跋遺稟

徐畋

讀諫議叩閣遺稟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乎方二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旣燎矣溺寒灰

而爭使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跋遺稟

陳宗

孔子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為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媼阿與沒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則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稟令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為鬼為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為者當時豈無狂人病子謫邪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撰者而交相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壽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

所望也不然此稟猶破故紙百於戲嘉熙二載四月下澣

跋遺稟

章 玟

嗚呼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甯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苟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卒也而天下之不卒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跋遺稟

伍 霆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并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倡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

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橈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甯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危言危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豈非天乎是以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斥逐汪黃即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揮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眾席捲渡河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也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歿向之一百八十萬悉潰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嘉熙庚子八月

跋遺藁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卽爲邊面未可爲至計

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與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轅晉侯止焉晉之君臣反首芟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感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圉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人公與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義凜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虜旣陷中原不敢遠有之則以授僞齊久而後取使中原若取之齊者以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豈能有中原哉跨江

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輒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乎二公劾死之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爲尚書郎上書申救義概藉藉紳閒丞相益公誌曾大公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橐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證也觀公眞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跋遺橐

張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於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撰陳公之事眞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歎靡他公蓋安行之涓祐丙午八月中旬

跋遺橐

趙噩夫

僕初娶於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奸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祕撰於是乎叩閭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櫻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管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崙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

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於先正  
祕撰見之涪祐己酉仲春既望雪翁趙噩夫謹識

跋遺藁

竇忠樂

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於六館  
者爲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諫議  
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闈疊疊言事切中時病竟殺身以成  
仁今存載遺藁畱賢相擯邪朋思故京黜淺議言之用不  
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於百  
二十餘年之後也嘗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  
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  
輩亦樂爲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涪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

跋遺藁

趙崇纘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爲之果故視

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於高祖安  
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戎馬犯汴欲親王出質  
皆憚行王毅然詣虜營間陳曲直辭氣勁正粘罕憚之命  
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罵虜繼之曰甯回南  
鬼不作北臣自沈於黃河虜服其義瘞之河干詳見國史  
太史贊之曰捐軀抗虜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西  
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附犬羊偷生之  
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於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  
強虜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  
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  
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藁已踰數世之  
傳六丁雷電尙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涪祐己  
酉仲春閏晦



跋遺稟

王 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辭不亂行止字畫適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子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九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歿猶不歿禍福略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弟三奏稟字體與壽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洟

跋遺稟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陳公詠雪之章也當儉王方張邪黨將盛公力誦之不少怨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歿也雖然歿非難得歿為難彼汪黃獨不歿也夕槿朝菌終歸朽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歿也與孤瑩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消熙己酉仲春望日

跋遺稟

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畱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稟歿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斥詆權奸之歿靡憾流芳簡冊間

少陽集卷十  
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余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遺稟

李節

晁錯忠於漢以盡讒而歿七國定謂者入見發其遺忠爲之喟然太息而已修撰陳公當皇祐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己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與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跋遺稟

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此奏忠肝激烈輿觀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閒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

歿地汪黃何物乃爲京黼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歿得與龍逢比于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眚炎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修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之患在軟弱雷同不克振作巨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奮然振作於壽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爲勇正像此氣脈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勿論卽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嘗苦不續未有如修撰陳公眇然爲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十六日

跋贖屍記

陳鼎

先伯父修撰公於建炎閒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于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門者且忠衰於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爲贖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管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於忠義並傳不朽與紹興九年庚申中秋

跋祕撰誥詞

胡儼

予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詞有八年於茲一會三歎不能自己之言則知東澈之歿非高宗本意實黃汪所爲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

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歿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於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歿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歿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及遺書

畢亨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劾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畱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牽之二人俱歿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旣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命巡撫南圻攷索郡志迺得先生傳誥並臨終手書一二遂命礮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

也已

跋盡忠錄

陳沂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藁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撰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成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高宗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弄後論諫而間以敕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日盡忠錄者用其舊也管丞相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思卽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爲民之勸也太學孫思和爲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弟三書遺草嘗刻於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

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

跋盡忠錄

孫育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弟三書草卽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爲恨今得此本幸成初志因託編於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蓋嘗攷索於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宗人躍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

少陽集卷十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